



服部文庫
417
317
1



117
317
1

辨名上目錄

道十二則

德六則

仁四則

智二則

聖四則

禮三則

義八則

孝悌一則

忠信三則

恕一則

誠一則

恭敬莊慎獨六則

謙讓遜不伐一則

勇武剛強毅五則

清廉不欲一則

節儉二則

公正直三則

中庸和衷八則

辨名上目錄

善良三則

辨名下目錄

元亨利貞四則

天命帝鬼神十七則

性情才七則

心志意九則

思謀慮二則

理氣人欲五則

陰陽五行二則

五常一則

極二則

學九則

文質體用本末八則

經權四則

物一則

君子小人二則

王霸一則

目錄終

辨名上

日本 物茂卿 著

自生民以來有物有名。名故有常人名焉者。是名於物之有形焉者已。至於物之亡形焉者。則常人之所不能睹者。而聖人立焉名焉。然後雖常人可見而識之也。謂之名教。故名者教之所存。君子慎焉。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蓋一物紕繆。民有不得其所者焉。可不慎乎。孔子既歿。百家全涌。各以其所見以名之物。始舛矣。獨七十子之徒。慎守其師說以傳之。迨乎漢代人異經異家。其言雖人人殊。要皆七十子之



徒所傳也。雖有舛焉者乎。此之所失。彼或存焉者。亦有之。參彼此以求之。庶乎名與物不舛也。邪傳舊故也。馬融鄭玄旁通諸家。有所替定。斯有所擯斥。於是乎顯門之學廢。而名與物舛焉者。不復可得而識矣。所不傳者多故也。豈不惜乎。自厥以降。世載言以移。唐有韓愈而文古今殊焉。宋有程朱而學古今殊焉。之數君子者。皆稟豪杰之資。雄眎一世。慷慨自奮。輒以聖人之道爲己任焉。然其秉心之銳。能遑論其世哉。迺意自取諸理。而謂聖人之道在是矣。殊不知今言非古言。今文非古文。吾居於其中。而求諸古。

迺能得其名者。幾希。且理者。莫不涵。古以我意而自取之。是安能待聖人所爲物也。名與物失焉。而能得於聖人之道者。未之有也。故程朱所爲名。亦其所自見耳。非七十子之徒所傳孔子之道也。則亦非古先聖王之道也。故欲求聖人之道者。必求諸六經。以識其物。求諸秦漢以前書。以識其名。名與物不舛。而後聖人之道可得而言焉。已故作辨名。

道十二則

道者統名也。以有所由言之。蓋古先聖王所立焉。使天下後世之人。由此以行而已。亦由此以行也。辟諸

人由道路以行。故謂之道。自孝悌仁義。以至於禮樂刑政。合以名之。故曰統名也。先王聖人也。故或謂之先王之道。或謂之聖人之道。凡為君子者。務由焉。故亦謂之君子之道。孔子之所傳。儒者守焉。故謂之孔子之道。亦謂之儒者之道。其實一也。然先王代殊焉。故曰先王之道者。夏以夏。商以商。周以周。皆在其代之辭也。稱孔子以別它人焉。稱儒者以別百家焉。有對斯小。故君子有時乎言之。非恒言也。夫道也者。自上古聖人之時。既已有所由焉。至堯而後道立焉。歷殷周而後益備焉。是更數王人盡其

心力智巧以成。一聖人一生之力。能為哉。故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好古好學。為是故也。宋儒誤讀中庸孟子書。乃謂人性善。故道率人性自然有之。殊不知當其時。老氏之徒。盛以仁義為偽。故子思謂聖人率人性之自然。以立道耳。豈謂人率己性則自然有道乎。孟子謂仁義之根於性耳。善亦大槩言之。豈謂人人不殊聖人乎。遂以道屬諸人人。而不屬諸聖人。其究必至於以禮樂刑政為粗迹焉。殊不知道無精粗。無本末。一以貫之也。其解曰。道者當行之理。是言也。以贊道則猶之可矣。然亦僅足以勸人行。

道之言耳。由道則坦然，不由道則冒荆棘蹈險巇，盍由焉乎？是何足以盡道哉？若取當行之理，其臆而謂是聖人之道也，則妄之甚者矣。果其言之是乎？孔子奚學以彼其聖人之智，何所不知，亦不思之甚也。大氏先王之道，若迂若遠，常人所不能知，故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又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以道之難知也。又曰：吾道一以貫之，而不言以何貫之，以其不可言也。以其不可言也，故先王立言與事，以使守之。詩書禮樂，是其文也。是故以顏子曰，猶且博學於文，約之以禮。益備見其如有所若使道瞭

然於一言，則先王孔子已言之。萬萬無一理，豈不妄之甚乎？如仁齋先生據易大傳一陰一陽而以所以往來爲解，殊不知所謂一陰一陽者，本語易道也。大傳又曰：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其以變通爲言，豈非易道邪？何以盡先王之道乎？且其言也以意論說其精微者也。夫以意論說其精微者，亦取諸其臆者也。其人譏宋儒而蹈其轍，欲以聖人之所不能言者，使瞭然於一言，均之亦宋儒之遺耳。孔安國解論語曰：道謂禮樂也。豈後世所能及哉？又解孝經曰：道者扶持萬物，使各終其性命者也。施於人則

變化其行而之正理。故道在身則言自順而行自正。事君自忠。事父自孝。與人自信。應物自治。一人用之。不聞有餘。天下行之。不聞不足。小取焉。小得福。大取焉。大得福。天下行之。而天下服。其言雖淺乎。亦猶為不失古意。蓋先王之立是道也。其心在安天下後世。故書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是之謂也。故先王之德。仁莫大焉。孔門之教。以依於仁為務。故先王因人皆有相愛相養相輔相成之心。運用營為之才。立是道而俾天下後世。以行之。各終其性命。是其意豈欲人皆為聖人乎。又豈求使人人如無之乎。又豈以

難知難行者強之人人乎。要歸安民焉耳矣。學者其思諸。

又有曰。夏之道曰殷。殷之道曰周。之道者。蓋道者。堯舜所立。萬世因之。然又有隨時變易者。故一代聖人有所更定。立以為道。而一代君臣由之以行焉。是非必前代之道有所未足而更改之也。亦非必前代之道已為至。而我故更改欲新天下之耳目也。亦非必萬世因之者為道之至。而隨時更易者為次也。乃一代聖人有所前知。數百歲之後。而以此維持世運。使不遽趨衰者存焉。自非聖人之智。未能與知其所以更

改之意者也。凡諸雜見傳記者。如某善某未善。及夏忠殷質。周文之類。皆孔子論禮樂之緒言。亦以其時言之。其時正值制作之秋。故也。非孔子優劣其道焉。如告顏淵。四代禮樂。亦學者以爲萬世不易之制者。非矣。

又有曰。天之道曰地之道者。蓋日月星辰繫焉。風雷雲雨行焉。寒暑晝夜往來不已。深玄也不可測。杳冥也不可度。萬物資始。吉凶禍福有不知其然而然者。靜而觀之。亦似有所由焉者。故謂之天道。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旁礴不可窮。溔厖不可盡。萬

物資生。不爲乏焉。死皆歸藏。不爲增焉。親而可知。而不可知焉者。徐而察之。亦似有所由焉者。故謂之地道。皆因有聖人之道。借以言之耳。

有曰。小人曰。戎狄之道者。皆以其所由成俗。自似有一道。故言之。

有曰。善人之道曰。無改於父之道者。亦言其所由耳。不必先王之道。凡其意以此爲道而由之者也。

有曰。是道也。何足以臧者。詩書禮樂。皆先王之道也。故雖一言半句。亦稱爲道耳。

曰。一變至於道。謂先王道行之世也。曰。可與適道。謂

身合於先王之道也

曰至道曰大道尊先王之道之辭

曰志於道曰朝聞道曰天下有道曰國有道曰國無道曰無道之君曰就有道而正焉凡單言道者皆以先王之道言之無道者先王之道全亡也有道者不必全有也如有道之士以身有道藝言之先王之道在外六藝先王之道也故古以道藝並稱大小之分耳雖其人有德然不知先王之道則不得稱有道之士後世道德之名泯矣學者其審諸

道曰神道皆先王之道以其別言之

曰獲於上有道曰其朋友有道曰生財有大道皆謂術也術者曰此以行自然不覺其至也如民可使由之有此男先王之道皆術也是亦特以其別言之又如詩書禮樂為四術亦謂由此以學自然不覺其成德也及於後世詐術盛興而後道學先生皆諱術字如荀子有大道術漢書譏霍光不學無術其時近古猶未諱術字者可見也如曰要道亦要術耳曰達道者謂先王之道通貴賤智愚賢不肖可皆由者也它如天子之道諸侯之道皆非人人得行者如

君子之道亦非民之所得行者則與此殊矣。鄭玄以爲百王通行之道。後儒又因之而以五者槩聖人之道。誤矣。如達孝亦謂武王周公能推其孝達諸天下。使天下之人伸其孝心。故上文有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達字之義可以見已。後儒不知之。亦以天下皆稱其孝解之。嗚呼天下皆稱其孝何必武王周公。

德六則。人有德。德者得也。謂人各有所得於道也。或得諸性或得諸學。皆以性殊焉。性人人殊。故德亦人人殊焉。夫道大

矣。自非聖人安能身合於道之大乎。元王立德之名。而使學者各以其性所近。據而守之。脩而崇之。如虞書九德。周官六德。及傳所謂仁智孝弟忠信恭儉。讓不欲剛勇清直之類。皆是也。蓋人性之殊。譬諸草木。區以別焉。雖聖人之善教亦不能強之。故各隨其性所近。養以成其德。德立而材成。然後官之。及其材之成也。雖聖人亦有不能及者。如后夔之於樂。禹之於行。水稷之於藝。殖皆堯舜所不能及也。故孔子之於七十子亦因其材而篤焉。如告子路以勇。曾子以孝。可以見已及其德之成也。如四科及賜也達由也。

果求也。藝可以見己。其所以養之篤之者。則在禮樂焉。樂記曰。禮樂皆得。謂之有德。論語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謂學禮樂以成其德。則四子皆可爲成人也。成人者成德也。文之者。謂德成而有光輝也。非自外傳丹雘也。是皆以一德言之。不必兼衆德也。聖人之心。豈不欲人人兼衆德乎。書曰。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祇敬六德。亮采有邦。則大夫諸侯之德。不可以汎責人人者審矣。是上古聖人所以立德之名。以教人也。朱子解曰。德之爲言得也。行道

而有得於心也。夫道者先王之道也。傳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則其德未成。安能行道乎。是其意以道爲當然之理。故有是解已。且德固不可離心而言。然僅以心言之。烏足以爲德哉。鄉飲酒之義曰。德也者。得於身也。朱子意謂不言心而言身。猶淺矣。不知古言之失耳。古無以身心對言者。凡言身者。皆謂已也。已豈外心哉。孟子曰。其生色也。晬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是狀德之言也。豈徒得於心之謂哉。夫徒巧其言。令其色固。不可以爲德。然徒得於心。其失均焉。且不以禮樂而以心。是謂之不學無

術焉。不知循先王孔子教人之道故也。如仁齋先生以知德自負。乃爭性與德之名耳。亦誤讀孟子而至謂擴充四端以成德。則與朱子何別。既不屬諸先王。又不知德以性殊。徒謂如藥有治病之德。如火有烹飪之德。是其所爭。在全於養之後。與全於性之初。已故其所謂德者。皆當其未成而言之。有名而無實。亦宋儒之歸哉。

有曰以德曰尚德曰知德曰德不孤曰懷德曰好德曰亂德之類。皆指有德之人也。又有對怨而言者。如曰以德報怨曰有德色。皆指恩

惠而言之。

達德者。謂德之通人人皆有之者也。子思此言。本於孔子所謂君子道者三。然亦以夫婦之愚不肖所與知能行言之。則微乎微矣。豈孔門之舊哉。因子思有此言。而孟子又言仁義禮智人皆有之。皆所以與老氏爭仁義之非偽也。而道德之名紊焉。思孟皆以闢邪說為主。所以失也。學者思諸。

至德者。謂德之至者也。孔子稱泰伯以其讓。稱周以其恭。書以允恭克讓稱堯。其為至德可知已。然自非聖人之恭讓。則未足以為至德焉。泰伯之讓。以天下。

周之恭以天下。是其所以為至也。以孝為至德者。以其為為仁之本也。周官至德者。謂聖人之德為萬世之標準也。敏德者。謂德以性殊者也。

明德者。顯德也。謂其德著明。眾所皆見也。故多以稱在上之德焉。左傳成。縛引詩。其德克明而釋之。曰。照臨四方曰明。齊侯使來告成。三國公使眾仲對曰。敢不承受君之明德。宮之奇曰。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臧文仲曰。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況我小國乎。大史克曰。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命之則詈。傲狠明

德。以亂天常。臧武仲曰。且夫大伐小。其所得。以作彝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晏平仲曰。晉君宣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為盟主也。是皆泛稱君德而已。不必拘明字矣。王孫滿曰。桀有昏德。鼎遷于商。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奸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孟僖子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皆汎稱聖人之德而已。不必拘明字矣。然亦以其德顯明。眾所皆言之。朱子虛靈不昧。主心學。古所無也。

仁齋先生以聖人之德光輝發越為解。僅足以解中庸引詩予懷明德而已。皆求之太深之失也。左傳非僻書一家未之考。果何謂也。

仁四則

仁者謂長人安民之德也。是聖人之大德也。天地大德曰生。聖人則之。故又謂之好生之德。聖人者古之君天下者也。古君之德莫尚焉。是以傳曰。為人君止於仁。聖人也者不可得而學矣。後之君子學聖人之道以成其德者。仁為至焉。故孔子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言所以命君子者以仁也。故孔子之教必依於

仁。謂其心不與聖人之仁相離也。故仁者聖人之大德。而君子之所以為德也。蓋聖人之德莫不備焉。何唯仁。故仁者聖人之一德也。然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以其仁天。後世也。故仁者聖人之大德也。聖人之道。眾美所會萃。亦何唯仁。人之學聖人之道者。德以性殊。亦何皆仁。然聖人之道。要歸安民而已矣。雖有眾美。皆所以輔仁而成之也。人性雖殊乎。然無知愚賢不肖。皆有相愛相養相輔相成之心。運用營為之才者一矣。故資治於君。資養於民。農工商賈皆相資為生。不能去其群。獨立於無人之鄉者。唯人之性。

為然。夫君者群也。是其所以群人而統一之者。非仁乎。安能焉。學而成德者。雖各以性殊乎。其所學者。皆聖人之道也。聖人之道。要歸安民。故君子苟不依於仁。何以能和順聖人之道。以養成其德乎。辟諸啗人。不以五穀。亦瘠而死耳。且君之使斯民。學以成其德。將何用之。亦欲各因其材。以官之。以供諸安民之職已。故聖人之德。雖備乎。君子之德。雖殊乎。皆所以輔夫仁也。且先王有聰明睿知之德。制作禮樂。立是道。俾天下後世由是焉。而後之君子奉以行之。是雖有聰明睿知之德。將安用之。且先王之立是道也。以仁。

故禮樂刑政。莫非仁者。是以苟非仁。何以能任先王之道。以安天下之民哉。故孔門之教。以仁為至。以依於仁為務。而不復求為聖人者。士之道為爾。孟子曰。仁也者。合而言之道也。夫道屬先王。德屬我。唯依於仁。而後道與我可得而合焉。此古來相傳之說也。後世儒者不知聖人之道。是以不知仁。其說曰。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又曰。人欲淨盡。而天理流行。又曰。有專言者。有偏言者。是其所見。根於佛老。故其學主理。主心。又誤讀中庸。孟子。而以仁為性。性人人殊。則又以為其殊者。氣質所為。而理與聖人一矣。是

其意謂仁者愛人。然愛者情耳。方其靜也。安見夫所謂愛者乎。然若愛之理。則稟諸天而具于心。是即仁而心之德為爾。人生之初。不與聖人殊。祇氣質人欲所錮。仁乃不全。及於學成。而人欲盡。氣質化。則無適非仁矣。又其意謂天地之道。生生不已。稟諸人為仁。故以流行見生生之意云爾。又其意謂仁為心之全德。故兼義禮智信。是專言之仁也。其與義禮智信對言者。偏言之仁也。殊不知仁者德也。非性也。況理乎。仁以愛之。特言其一端耳。安得盡於仁乎。且孔子所謂愛人者。謂為民父母也。苟非安民。不足以為民父

母乎。宋儒主心。主心而語愛。則釋迦亦仁人耳。其無安民之德。則非吾者。謂二也。氣質可變乎。人欲可盡乎。何德

偏言。豈非

言其理而未睹夫道之失也。仁

齋先生乃曰。慈愛之德。遠近內外。充實通徹。無所不至。是又泥孟子。而欲擴充惻隱之心。以成仁。不屬諸先王。而屬諸人人。不知歸諸安民。而徒以慈愛言之。故其弊遂至以釋迦為仁人。豈不謬乎。且孟子所謂擴充四端者。論說之言耳。初非語成仁之方也。辟諸一星之火。至於燎原。一寸之苗。至於參天。苟使握而

長之引而伸之。則火滅苗槁已。假以風鼓之。假以雨露灌漑之。然後可以馴致燎原參天之盛也。人亦若是焉。禮樂以養之。然後成仁德也。不知者則謂禮樂外物也。非在我者焉。是不信聖人之教。而欲以其私智成仁者也。烏知風與雨露假之於外。而其功若是其大焉乎。禮樂之道。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猶風雨自天祐之邪。二 儒均之不學無術已。

有稱仁言仁也 三仁以德如管仲以功二者皆以安民言之。宋人求仁於心。故其說至管仲而窮矣。仁齋亦求諸心。其所以異於宋儒。唯不言天理。

人欲已。故其說亦至管仲而窮矣。其謬可見已。

有稱仁政而曰仁者。如曰知及之。仁能守之。曰民之於仁也。其 仁不讓於師。及諸子問仁。皆

是也。大氏問政。問仁相與。問政者一邑之政也。皆

其人為宰而問。今日所行焉。問仁者一國之政也。皆

為其它日或得為一國之政而預問焉。如孔子之告

顏子。子張直以天下言之。可以見已。行仁政以脩身為本。身苟不脩。雖行仁政。民不從之。中庸舉九經首脩身。亦此意。故孔子所答皆脩身之事焉。後儒不知之。誤以為語成仁之方。謬之大者也。夫先王之教。詩

書禮樂而已矣。禮樂不言習以成德。豈外此而別有所謂成仁之方乎。且先王之道本為安民立之。故其言脩身者亦皆以為行仁之本已。豈徒成已哉。後儒徂聞莊周內聖外王之說。而謂天下國家舉而措之。是以前解仁或以天理。或以愛。專歸重於內。而止於成已。豈不悲乎。

有論說道。是仁也者。是非稱先王之德也。亦非稱仁。贊道之德者已。後儒不察。混而一之。詳見下仁義。

智二則

智亦聖人之大德也。聖人之智不可得而測焉。亦不可得而學焉。故支一之曰。聖曰智。是也。故凡經所謂智皆。如知禮。知言。知道。知命。知人。是也。知道者。知先王之道也。是統其全言之。無所不包。故難其人焉。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難辭也。知禮者。知先王之禮也。知言者。知先王之法言也。之二者。道之分也。分而言之。所以便學者也。先王之教。詩書禮樂。詩書言也。義之府也。知言則知義。知禮與義則道庶幾可以盡焉。不言樂者。亦難其人焉。孔子稱臧文仲。不智者三。皆謂其不知禮矣。可見古者

以不知禮為不智已。孟子知言亦謂知先王之法言也。苟能知先王之法言則規矩在我足以知人之言焉。故下以詖淫邪遁言之耳。後儒不知道故直謂孟子知人之言也。聽訟吾猶人也。是雖孔子不敢自道過也。然又每以規矩為言則知其知言亦謂知先王之法言已。曰命也謂天之所命何如也。先王之行君子之學道亦欲以奉夫職焉耳。私德而爵不至是天命我以使傳道於人也。君子教學以不不而不愠是

之謂知命。凡人之力有及焉有不及焉。強求其力所不及者不智之也。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後然之理或曰知吉凶禍福或曰名利得失心皆不知道者之言也已。知人者謂知仁賢也是智之大者也。書曰在知人在安民是臯陶立智仁二德以為萬世法。蓋制作禮樂者聖人之智而非通下者焉。然至其所以平治天下者則不出於是二言也。雖後世之君雜霸之主亦非是二者則不能成其隨分之治也。至哉言乎。孔子曰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禹曰咸若時惟帝其難之。是

雖堯舜亦有所不能是二者也。豈非至言哉。且先王之道為安民設。則宜若莫大於安民者。而人先之。孔子稱智仁亦智先於仁。是無它。安民之道非知人則不能行故也。自古贊聖賢之君必言其得賢人而臣之。而其它善政不遑及之者為是故也。故智之為德莫大於知人焉。祇所謂知人者。世儒多謂人之智愚賢不肖其所共所短妍媸悉照毫釐弗遺。是謬之大者。人者在知其所長。而其所短不必知焉。及其三者必稱能知仁賢之人。謂之知人焉。故樊遲不達知人之義。則子夏釋之曰。舜舉

臯陶。湯舉伊尹。可見古之道為爾。夫人之知人各於其倫。唯聖知聖。賢知賢。人之為才相倍蓰。相什佰千萬。則則不宜乎。況我不及其賢而能知之。如高宗之知作說。桓公之於管仲。可不謂難乎。不爾。堯之於鮌。徒知其才而不知其惡。謂之不知人可乎。故堯之知人在知舜。而不在知鮌。古之道為爾。後之學者昧乎斯義。而欲悉知其長短得失。無所逃其藻鑿。是曹孟德之所尚耳。豈古之道哉。然求其所以失之。則昉於孟子。邪。孟子曰。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其意亦謂聖人之道率人性而立焉。祇好辯之甚。不覺

其言有弊耳。後儒弗之察，乃以天下之理曉然洞徹，莫所疑惑為解。殊不知是世俗所謂智，而非先王之道所尚也。孔子曰：擇不處仁焉得知？又曰：知者利仁。是其意謂知仁莫尚焉。不知者則又謂窮盡天下之理而後知仁莫尚焉。故宋儒有格物窮理之說，又不知窮理本贊聖人作易之言，而非學者之事也。大學所謂格物者，甲子其事之久，自然有所得，有所得而後所_古各而后知至。豈窮盡天下之理之謂哉？苟非遵先王之教，習其事之久，則所知皆世俗之知也。何以能知仁之可尚乎？故孔子所謂知禮

知言知道知命知人，皆以先王之道言之者也。宋儒所謂格物窮理，乙未非非之類，皆以世俗之智言之者也。
其智而不肖，丙申之道者，比比皆然。故孔子每稱好仁好德好禮好義而未嘗稱好智者為是故也。又曰：好學近乎知。可見不遵先王之道則不能成其智也。學者其思諸。

孟子有德慧術知之文，是古言也。非孟子所創也。謂慧由德而生，智由道術而生者也。古之所謂知者，必學道術以成其德而知慧至焉。格物致知是之謂也。

知之不由德術來者不足以為知古之道為爾
聖四則

聖者作者之稱也樂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
表記曰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古之天
子有聰明睿智之德通天地之道盡人物之性有所
制作功侔神月川用厚生之道於是乎立而萬世莫
不被其德神農黃帝皆聖人也然方其時

正德

亦未興後世莫得而祖述焉至於

堯舜制作禮樂先正復之道始成焉君子以成德小
人以成俗刑措不用天下大治王道肇是矣是其人

倫之至參贊造化有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
宜而立以為萬世之極孔子序書所以斷自唐虞者
為是也亦皆遵堯舜之道制作禮樂以
立一代之極若歲月弗反人亡世遷風俗日漓以汚
以衰辟諸川流滔滔不可得而挽也三代聖人知其
若是乃因前代禮樂有所損益以維持數百年風俗
使其不遽趨衰者於是乎存焉夫堯舜禹湯文武周
公之德其廣大高深莫不備焉者豈可名狀乎祇以
其事業之大神化之至無出於制作之上焉者故命
之曰聖人已至於孔子則生不遭時不能當制作之

任。而方其時先王之道廢壞已極。乃有非先王之道而命以爲先王之道焉者。有先王之道而黜不以爲先王之道焉者。是非淆亂不可得而識也。孔子訪求四方。釐而正之。然後道大集於孔子。而六經於是乎書。故中庸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是之謂也。且其一二所與門人言禮樂者。制作之心可得而窺矣。故當時高第弟子。以我子貢有若。旣稱以爲聖人者。不翅。制作之道存故也。段使無孔子。則先王之道亾久矣。故千歲之後。道不屬諸先王。而屬諸孔子。雖邪說異教之徒。亦莫有謂孔子非聖人者。

則宰我子貢有若之言。果徵於今日焉耳矣。夫孔子之德至矣。然使無宰我子貢有若子思之言。則吾未敢謂之聖人也。以吾非聖人而不能知聖人也。夫我以吾所見。定其爲聖人。僭已僭則吾豈敢。我姑以衆人之言。定其爲聖人。無特操者已。無特操則吾豈敢。雖然。古聖人之道。藉孔子以傳焉。使無孔子。則道之亾久矣。千歲之下。道終不屬諸先王。而屬諸孔子。則我亦見其賢於堯舜也已。蓋孔子之前。無孔子。孔子之後。無孔子。吾非聖人。何以能定其名乎。故且比諸古作者。以聖人命之耳。

周禮六德曰智曰聖。是岐聖人之德而二之。以爲君子之德。蓋人之性不同。故其智有能通政治之道者。命之曰智。有能通禮樂鬼神之道者。命之曰聖。故其所謂聖。亦非若聖人之德焉。唐虞九官。乃有九德。周六官。乃有六德。德以性殊。德成而官之。故虞周官制之異。其立德所以不同也。故智者冢宰之材也。仁者司徒之材也。聖者宗伯之材也。義者司馬之材也。忠者司寇之材也。司寇之材也。冢宰掌邦治。以知人爲要務。司徒掌邦教。職在親民。宗伯掌邦典。乃禮樂鬼神之事。司馬掌邦政。乃賞罰黜陟。軍旅田獵之

事。非義則何以得其宜乎。司寇掌邦刑。非懇篤詳悉。能盡其心者不能也。司空掌邦土。順水土之性。和百工之業。以此言之。聖智之分可見已。詩曰。具曰予聖。誰知鳥之雌雄。臧武仲雨行人。譏其非聖人。是古來皆稱智之微妙者。以爲聖也。後儒有謂湯武非聖人者。是無忌憚之甚者也。其說本於誤解孔子武未盡善。孟子性之身之焉。殊不知孔子語樂而未及舜武之德。孟子但言堯舜生知。而湯武乃學堯舜之道。以成其德耳。豈優劣之論乎。蓋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作者七人。其所制作禮樂政教。

君子學焉。故祀諸學。傳曰：釋奠於先聖先師。又曰：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禴，禘於所征之地。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是學無所祀之神，何所受成，何所告。詩曰：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臯陶，在泮獻囚。在泮獻功，是其事也。明堂位曰：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頌宮，周學也。祭義曰：天子之祭，以四代之制。合祀四代聖人者，審矣。夫古者祭，天則祖宗與天一矣。是天子與大事，其所受命，唯天與先聖已。故曰

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及君子所畏，亦唯天與先聖已。尊崇之若是其至也。況夏之於湯周文武皆開國太祖道所自出，其禮樂法制不敢違之。而奚議為古之道為爾。故孔子而上，莫有優劣聖人之德者矣。夫聖人亦人耳，人之德以性殊，雖聖人其德豈同乎。而均謂之聖人者，以制作故也。唯制作之迹可見矣。就其可見以命之，而不敢論其德，尊之至也。古之道為爾。後儒貴精賤粗之見，為主於內，故不知禮樂謂之道也。又不知聖人之稱，因制作命之也。

徒以其德論之。而不知德以性殊也。德之殊。不足以病其聖也。妄意謂聖人之德宜一焉。而睹其有殊。則曰孔子優於堯舜矣。曰湯武非聖人矣。豈非無忌憚之甚者乎。尋其禍端。亦昉於子思孟子已。方子思之時。老氏之徒盛。而有謂孔子非聖人者。故子思作中庸書。專贊孔子之德。孔子學先王之道者也。故子思言學可以至三。不唯生知為聖人。孔子非作者。故唯以其德。思孔子之德。親見孔子。其所傳之未渝也。故其言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其論孔子必以雖善無位不能制作禮樂。古之道存故

也。至孟子之時。墨翟鄒衍刑名之流。皆有所創作。各以為道。是孔子亦謂不知而作也。故孟子亦唯以德言聖後及制作然其意。古之聖人皆作者也。孔子非作者也。故以孔子比古之聖人。難乎為言。於是乎旁引古之賢人德行高者。比諸孔子。以見孔子之盛也。是其以夷惠為聖人。古所無。而孟子取諸其臆。以濟一時之辯。不復顧其有後災者。雖非其罪。亦其過也已。夫聖人聰明睿智之德。受諸天。豈可學而至乎。其德之神明不測。豈可得而窺乎。故古之學而為聖人者。唯湯武孔子耳。故古之善學聖人者。

必遵聖人之教禮樂以成德。子思所言是已。孟子雖言不及禮樂。然其所謂人。可以為堯舜者。亦唯謂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而已矣。不必求為聖人也。後儒乃不察二子所以言之意。妄意求為聖人。於是乎欲詳論聖人之德。以為學者之標準。遂有聖人之心。渾然天理。陰陽合德。不偏不倚之說。是其操心之銳。以聖智強之人。而以不可學者之則。其優劣古聖人之德。亦附益豈小小。女之不學。

聖人賢人之名。亦未有所作者。而賢人

之名也。夫聖者亦有數焉。宰

我曰以

遠矣。易大傳曰。可久

則賢人之德。聖人故知賢人泛稱已。至於揚子雲始曰。聖人之言如天。賢人之言如地。自是之後。聖賢遂為階級之名也。至謂孔子大聖。顏子亞聖。孟子亞聖之次。則亦竊倣浮屠如來菩薩補處之稱。可謂近戲已。禮三則

何矣。則旁學它禮。學之博。彼是之所切。劇自然有以
喻焉。學之既博。故其所喻。莫有所遺。已且言之。所喻
雖詳說之。亦唯一端耳。禮物也。眾義所苞。塞焉。雖有
巧言。亦不能以盡其義者也。是其益在默而識之矣。
先王之教。是其所以為至善也。是禮樂之教。雖在默
而識之。然人之知。有至焉。有不至焉。故孔子有時乎
舉一隅。以五
以制禮之義。戴記所
載皆是。
一焉。故七十子之
信先王者。不
之。先王
人之信七十子
者。亦不及七十
之信孔子也。故
之急論

說其義之弗已。百以蔓衍。以至於戰國之。義遂離
乎禮而孤行。書可見已。自
此其後。然以亂天下。先
王孔子之。序儒以仁義禮智為
性。乃本於孟子。仁義禮智根於性。然孟子豈以此為
性乎。仁智德也。禮義道也。先王率人性以立道德。故
孟子謂根於性耳。祇其好辯。與外人爭。口不擇言。取
諸臆以言之。致其旨遂晦也。至於程子解禮樂。專以
序和為言。是其意以禮樂為粗迹。以其理為精微。故
以序和言之。豈不老莊之遺乎。段使其言之是乎。先

王之不以序和為教。而故作禮樂。是其智不及程子。不爾亦喜。故難人也。且序豈足盡禮。而和盡樂乎。可謂鹵莽已。朱子釋禮曰。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是其意亦非不識禮為先王之禮。然既以為性。則難乎其言。故以天理彌縫之。而謂禮雖在彼乎。其理具于我。則禮庶乎可以為性云爾。亦佛氏事理無礙之說耳。此皆不善讀孟子之失。孟子既曰恭敬之心禮也。而則知其心急於爭。內外不復擇言。口言之。故或以恭敬。或以辭讓。初無定說焉。夫恭敬辭讓之不足以盡禮。惟孟子豈

不知之乎。祇以行禮之心言之。而不及禮之義。則亦謂先王率人性以立道。而不直以為性者。豈不章章乎哉。如仁。先生以仁義。亦爭性與德之名耳。其實亦不出守儒之。故其釋禮曰。尊卑上下。等威分明。不少踰越。其舍先王之禮而為是言。豈勝宋儒而上之乎。且其言但以外者言之。而不與孟子恭敬辭讓之心相應。亦自與其以為德者相盪。何況足以盡先王之禮乎。嗚呼。先王之思深遠也。在千載之上。而既知言語之教。不足以盡乎道。是故制作禮樂以教人。而後之學者。猶且舍其教。唯言語是

務夫舍其禮而不使學而欲以己之言盡夫先王之禮多見其不知量已辟諸舍彼規矩準繩而不用曰汝苟用吾言則雖舍規矩準繩亦足以爲方圓曲直焉豈不妄哉

書曰天秩有禮是堯舜之制禮奉天道以行之所以神其教也如三代天子出一政興一事亦皆祀祖宗配之天而以天與祖宗之一之以上筮行之古之道爲爾後哉其意而一自然也謂自然

有是禮也是其天理節文之所一自殊不知以天爲自然者老莊之意而古所無焉若果使豐一然有之

則如三代殊其禮其謂之何故其究不得一以天理爲精微以禮爲粗亦苟得其精微則若其粗迹左之亦可右之一也然貝女一禮而弗敢過也

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亦可守其粗迹若是其嚴也故其究亦不得不外三代之禮而別立一定不易之禮矣故程子曰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夫周禮者周公所立成王伯禽親受之周公而既爲非禮則程子所謂禮豈非外周禮而別有之乎嗚呼外先王之禮而別立已所謂禮其僭妄亂道之極可以見已周禮以禮教中是或釋者之言誤入經文者已然亦

古之言也。蓋先王立禮以為民極。極中也。使賢者俯而就之。不肖者企而及之。故謂之中焉。非使人求無過不及之理以為禮也。書曰：民心罔中，惟爾之中。是所謂中者，聖人所獨知，而非衆人所及。故立禮以為民極也。後世義理之學盛，而儒者唯義理是視，不知就禮以求其中，徒取中其臆，而謂是可以合禮焉。如周子以中正易禮智是也。北看成南東家之西西家為東，人其意乎移。極於是乎壞，豈不悲乎！且聖人之立禮也，慮世之日趨文也，故其以為中者，豈必無過不及之謂乎？學皆具者

義八則

義亦先王之所立。王之立禮其為教亦周矣哉。亦有一分之事無窮。故又立義焉。傳曰：訂書義之府。而行之則也。禮樂相須，樂未有離禮孤行者。故曰：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禮以制心，義以制事。禮以守常，義以應變。舉此二者而先王之道庶乎足以盡之矣。故古者多以禮義對言。為是故也。人多知禮為先王之禮，而不知義亦為先王之義。故其解皆不通矣。蓋義者道之分也。千差萬別，各有所宜。故曰：義者宜也。先王既以其千差萬

別者。制以為禮。學者猶傳其所以制之意。是所謂禮之義也。而其以空言傳者。是所謂義也。故禮義皆自古傳之。豈非先王之義乎。韓退之曰。行而宜之之謂義。朱子曰。義者心之制。事之宜。是皆不知義為先王之義。乃取諸臆以為義也。夫取諸臆以為義。是非義之義所由生也。朱子本於孟子義內之說。然孟子之意。亦謂先王率人性以立。其心焉耳矣。然豈以義為。其在也。

先王之意本為安人之也。且其取。智之德。通天地之道。盡人物之性。故所立以為義者。千差萬別。各

合其宜。是豈。以禮是雖。聖人之道。以安民。本徒

據宋儒之說。其意以仁義禮為先王。之說。雖若可

觀。而其所。孟於先王。之說。亦故也。又如以裁

割決斷為義。亦執先王之於。而以此裁割決斷已苟

不知先王之義。則猶空手裁物。安能之乎。又人多以

義理竝言。如程子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是也是亦

不知義者之言也。假如日行可百里。而不可二百里。

是理也。必求其二百里。是非理也。一日而百里。二日

而二百里。是謂之合理而已矣。未得謂之合義焉。猶

之行百里。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莫大夫

使見日而行。逮日而舍。見星而行者。唯罪人與奔父
母之喪者。是所謂禮也。去父母之邦。遲遲吾行。豈窮
日之力哉。是所謂義也。故理雖不學可知。而若禮與
義。非君子則不能知之。故人之不為非理之事。未足
以為君子。唯不為非禮與非義。然後可以為君子也。
故以義理並言者。不知義者之言也。人有恒言曰。是
某詩之義也。某字之義。是豈有裁割斷制之意。
哉。亦以古來。專者。有六義。亦豈裁
割斷制之意。傳有此差別。
已。又如老子所。性故所立。以為義。而後仁。失仁而

後義。失義而後禮。是雖譏聖人之道乎。亦可見古人
以古言言之。其意以仁義禮為先王所造。為非自然
之道。故有。言已告子。之說亦然。若使告子果
不知義。則孟子必辯之。觀於孟子不爾。而但辯其內
外。則知告子之言不謬也。是老子告子孟子皆以先
王之義為義也。孟子曰。羞惡之心。義之端也。又曰。人
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而義不可勝用也。是裁
割斷制之說所本也。夫人皆有羞惡之心。是故匹夫
匹婦自經於溝瀆以死。是豈義哉。且人之所不為者。
豈皆合於義乎。孟子而以此為義。亦妄已。故知孟子

之意必不爾也。古之君子行一事，出一謀，不取諸其臆，而必稽諸古，援先王之禮與義以斷之。是以古人有所論說，必引詩書者，以斯道也。又如仁齋先生以義為德，其言曰：為其所當為，而不為其所不當為之，謂義。是據孟子之言為是解，然其所謂所當為所不當為者，吾不知自取諸其臆歟。將取諸先王之義歟？若自取諸其臆，則亦朱子之意而易其辭者已。若取諸先王之義，豈可以為惠乎？其謬可見已。嗚呼！先王之制義，誠亦上無所稽而獨取諸其心，是其所以為聖人也。後之君子學成其德者，其或一二取諸其

心者，亦何無之？然是已。

無規矩故也。

後儒之教人，乃舍此而曰：內理財正辭，取諸其臆，豈不謬乎？是無小知孟子之曰有口為而言之，而必欲援其言以為解，故也。辟諸醫者以藥治病，病愈後，猶服其藥，弗已，惑之甚者也。

古者未有以義為德之名者，唯周禮六德有之。蓋以大司馬之材言之也。大司馬掌賞罰黜陟軍旅田獵之事，而賞罰黜陟以當乎義為貴。軍旅田獵皆取當於急遽之際，故非熟於先王之義，應變不謬者不能已。然是士君子之本業，凡仕者皆然，故它書莫有以

為德者也。如曰義士也。曰義人也。皆以其所為合乎義。遂贊其人之言也。皆以一事言之。其實非以為德之名也。

如曰君臣有義也。主臣言之。蓋君統其全者也。先王之道。在安民。是以非仁人則不能任道矣。故曰為人君止於仁。臣亦任先王之道者也。然君統其全。而臣任其分。各有官守。各有所司。差萬別。非義則不能。故以義為古道也。口以義方。亦謂教臣之道也。各有官守。彼不口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

又為爾。論語曰。謂仕以

行其所學先王之義也。

易大傳曰。可口民曰材。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論語曰。見也心義。又曰。尹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是民以營生為務。故以財利為心者。民之業為爾。君子學先王之道。仕以共天職。故以義為其道也。理財正辭。禁民為非。亦略舉仕者所務。官守之事言之。理財者。冢宰司徒司空之事。正辭者。宗伯之事。禁民為非者。司馬司寇之事也。

古以詩書為義之府。書者帝王大訓。萬世奉以為道。而其片辭隻言。足援以斷事。故謂之義之府者。不亦

然乎。至於詩之為義之府。則人多難其解矣。夫古之詩。猶今之詩也。其言主人情。豈有義理之可言哉。後儒以為勸善懲惡之設者。皆不得其解者之言已。蓋先王之道。緣人情以設之。苟不知人情。安能通行天下。莫有所窒碍乎。學者能知人情。而後書之。義神明變化。故以詩為義之府者。必併書言之。已。是先王之教。所以為妙也。豈淺智之所能知乎。

有曰德義之府者。德以人言之。義以事言之。故古有是言。如德義之府。亦以德義對言。

有曰天之經地之義也。贊禮之言。經者謂禮之大

者。能持衆義如經緯之經焉。義者。禮之經者。各制

其宜焉。所以曰天地者。贊辭已。

仁義並稱。一經論語。莫有異言矣。主行之故也。七十子而後。以論說道藝為務。論說之弗已。日見其趣。愈益。自喜以言之。亦自不覺其流於玩先王之道也。是勢之所必至。道之污隆繫焉。於是乎以仁義並言。遂至於以命先王之道已。然其初去聖人未遠。故其言亦不鑿於道。如禮運曰。義者藝之分。仁之節也。協於藝。講於仁。得之者強。仁者義之本也。順之體也。得之者尊。說卦傳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也。夫先王之

道雖博乎莫不歸於安民者。是所謂仁也。然仁不可
以言盡焉。故作禮樂以教之。是所謂藝也。義亦先王
所立。詩書所載是也。先王之教立。禮義以為人之大
端。故書論語中庸皆以禮義並言。而不以仁義並言。
何則。仁者大德也。非義之倫也。禮義皆道也。非德也。
仁義並言。則比其非倫而遺乎禮。故古之教不然。然
至於論說道藝。則有時乎以仁義並言。如禮運說卦
之言焉。禮刑之所論說者在禮也。故以仁義贊禮之
德已。先王之禮雖繁乎。莫不歸於安民者。則仁其統
也。經禮三百。威儀三千。皆有義。其全而

義分其細。故曰藝之分。仁之節也。集眾立焉
仁成焉。故曰講於一講如講若畫一之講。說
卦之所論者在易也故亦以德已陽大而
莫不統焉。故喻以仁。陰小所別焉故喻以義。陰
陽相須不可得而離。渾渾淪淪何往非仁。差差別別
何往非義。是易禮運皆雖以仁義並言。然未嘗岐仁
義以二之。其所以不盪於道也。又如樂記曰。仁以愛
之。義以正之。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大傳曰。
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
下之。至于禘。名曰重。鄉飲酒之義曰。天地嚴凝之氣。

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凡此之類。亦皆論說道藝之言。然既已岐仁義而二之。有以盤乎孔門之舊者也。及其末流。聖人之澤將斬。儒者之道日卑。紛然與百家爭衡於戰國之際。唯咸輔頰舌是務。不復道先王之法言。自取諸其臆。以求勝。墨氏尚仁。楊氏及。口諸家無仁亦無義。遂以仁義命諸聖人之道。有以禮。不。如表記所謂厚於仁者薄於義。親而不尊。厚於義者薄於仁。事而不親。

及孟子以惻隱之。為仁。羞惡之心。是。也是其意以救民為仁。誅亂賊。如日月之代照也。如刑賞之迭用。然後道備而不偏焉。其言井然若有條理焉。粲然若可聽焉。而自不知其與先王孔子之道背馳也。夫天地有生。殺人有善惡。故聖人固好善而惡惡。刑賞於是乎生。然聖人之所以好善而惡惡。賞之刑之者。仁而已矣。故其立禮義也。以此。君子之行禮義也。亦以此。故仁義並言者。非矣。孟子諸家之意。亦從夫義有差別。而見其有所不為之意。又推諸人心。以見惡惡之心之為義。遂配諸仁。以命道焉。蓋其

初以仁義贊乎禮。則物尚在焉。其卒直以仁義命諸道。則遂失其物。學者行以仁義之名求道。故也。亦由其時論說方。且喜言其精微而義離禮而孤行。古言漸廢故耳。自此之後。仁義之道遂為千萬世儒者之常言。亦不替諸古之失也。觀彼後世君子若宋諸老先生者。其語學也。務言脩善而去惡。擴天理而遏人欲。而不知先王之教。唯導其善而惡自消也。其語治也。務言賞而而罰惡人。而不知先王之道。唯在舉仁者而不仁者自遠也。言人也。務備其長短得失。而不知先王之道。不長而天。才也。察

其源亦未必不自丁導之。則毫釐千里之差。豈可忽乎。學者審諸。

孝悌一則

孝悌不待解。人所皆知也。但古稱至德者三。泰伯之讓。文王之恭。及考稱至德要道是也。人無貴賤。莫不有父母。父母生之膝下。如它百行。或強壯乃能行之。唯孝自幼可行。它百行。或非學無能行之。唯孝心誠求之。雖不學可能親者身之本。身者親之枝。故人君必以繼其志。述其事為孝之至。臣下必以立身揚名顯其父母為孝之至。唯孝可以通神明。唯孝可以感

天地是其所以為至德也。和順天下，必自孝弟始。故先王立宗廟，養老之禮，以躬教天下，是其所以為要道也。孝弟忠信，孔門蓋謂之中庸，以其為不甚高，人皆可行之事。故學先王之道，必由孝弟始。辟諸登高，必自卑行遠，必自邇。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是之謂也。謂其可以馴致仁賢之德也。雖然，後儒喜論說之，上以仁孝一之，非也。孝自孝，仁自仁。君子惡舉一以廢百，曰：「既使一孝而足矣。」則江革王祥既為聖人焉。故孔子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言雖有孝弟，不學未免為小人。又學者所當知焉。雖然，周官

師氏既立

可見雖

重孝若是

忠者

忠者為人謀，或代人謀，皆盡其心，視若已事。懇到詳悉，莫不至也。或以事君言之，或專以聽訟言之。聽訟亦事君居官之事。然五刑之屬三千，至為繁細，而民之懷詐，獄訟之情難得。彼此構怨，苟非能體其情，則不得其平。故周禮六德，忠為司寇之材焉。左傳：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忠之屬也。可以見已子

以四教。文行忠信。忠為政事之科。政事者代君之事。故以忠命之。

信者謂言必有徵也。世多以言無欺詐解之。苟以言必有徵為心。則無欺詐不足道。如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是其言雖有徵。必欲合先王之義。若言不合義。則雖欲踐其言。亦有不可踐者。其究終至無徵也。朱子引終仁孝一之非。知其解已。又如民無信不立。謂言曰。使一孝而足矣。則欺民則民信之矣。孔子曰。行有餘力。則以信。故必能為民父母。而後民悅。為之也。及言

忠信行篤敬。雖違行矣。皆主為信之大臣。先王之道為之。故君子之道皆主施於人焉。苟不見信於人。不見信於民。則道將安用之。然不見信之本在於君子貴信者為是故也。如與朋友交。言而有信。亦雖朋友之交。非若事親竭力事君致身之比。故淺乎言之。然朋友者所以游揚其聲譽。達之於上者也。故中庸曰。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是先王所以立朋友之道。命之為信。故也。後之君子或嫌其有所求而為之。故止責其信。而不及見信之意。其弊或至於獨立絕物。以為高也。矯枉之言。

終非先王為道不遠人之意。學者察諸。又如文行忠
信。信為言語之科。言語之道。貴有徵。故以信命之。如
曰言有物。是君子之言。所以有徵。故也。如後世諸儒
議論。雖美。空言無徵。豈敢望宰我子貢。言語之科哉。
忠信連言。亦以為人謀與人言者言之。如主忠信。亦
以此為主也。忠信之人。亦謂能此之人也。曰主忠信。
徙義曰忠。信之人。可以學禮。禮義者。先王之道也。忠
信者。中庸之德也。登高必自卑。行遠必自邇。故學先
王之道。必以忠信為基。如易文言曰。忠信所以進德
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脩辭立其誠。所以立其

誠。謂學禮繼
禮。其目

府也。故身行。我。可以學
有忠信如丘者焉。

不如丘之
祇。先王之
登高亦不可得矣。所以貴忠信之意也。孝悌
忠信均為中庸之德。乃舍孝悌。獨以忠信言之者。蓋
其人未學而能孝悌。是得諸性者也。其人或厚於內
而薄於外。則未可以施於人焉。先王之道。為安民設
之。故多主施於人者言之。忠信皆施於人者也。且有
以它人之事為己任意。故特以忠信言之者。近於道

也。程子曰：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此見彼主忠信等之言，而謂徒以為人謀與人言者，言之嫌乎狹。故作是解，亦不知先王之道為安民設之，而動求諸己。故己且盡，己未足以盡忠字之義。今人為宋儒之學者，為人謀而不聽，則多皆舍去，不復顧之。曰：我既盡我之心矣，是不知忠字有懇到周悉之意，故也以實亦非信字之義矣。
託心故作是解已古止
就言語上
仁齋先生曰：凡與人說有便，增減方是信。

者言之故至

信之解可

言是措

乎。又曰

之人可以學禮

忠信如形影者，則仁齋先生駁之是矣。

怨一則

怨之解見論語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也。此八字

一見於答仲弓，是正文也。再見於答子貢，是註入正

文也。上文曰：其怨乎。傳論語者，乃以此八字解怨字

別為約

信皆就接人上

人謀豈特交際

之意是亦見彼忠信

不可從矣。至於先儒以

耳。故中庸曰：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是也。祇恕於文，如心為恕。故己之所欲，以施於人，亦恕也。然其事廣大，非學者所能。且人心不同，所欲或殊，故止以己所不欲言之耳。孔子曰：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近譬，諸己心是恕也。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未能立之達之，則僅不施其所不欲，而恕行之。非視人之事，祇己所不欲。更為解。

忠恕連言者，忠亦以己為解，無不可者。

而程子更為

言所欲

其義似窄

則或至於以小人

之腹窺君子

唯發明白齊整而不能

深長思之。宋儒之病，皆爾。仁齋先生曰：有寬宥之意，又有忖度之意。言母忖度人之心，而不以刻薄待之。乃引書札中恕宥恕察等文，然其義皆盡於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八字之中矣。且所謂寬宥不刻薄者，先王之道為安民設之，而長之成之輔之養之之意，無往不在。則不唯恕字為然已，乃懲於宋儒刻薄之弊，故有是說耳。又不知論語多注入正文者，故於曰其

怒乎。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而疑其意重複也。至於引子貢所謂我亦欲無加諸人，則亦自不知踵宋儒之誤也。大氏忠信僅足為學問之基，而忠恕乃為依於仁之方。故古人言忠恕者，大於忠信。學者思諸誠一則。

誠者，謂發於中心，不待慮勉強者也。纔欲誠，則涉思慮勉強，故誠者不可得而為者也。故先王孔子之教，有忠信而誠，以其不可以為教也。其見傳記者。

曲禮曰：禱福也。誠者，不誠不莊，是誠者。

天地之德也。鬼神也。誠然誠者。

不可得而。

曰：伯高之喪也。

將之。孔子曰：徒使我。

死者無知。故孔子曰：不誠。又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

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

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是言凡有發我中

心所欲為者，則為之而無復顧慮，是誠也。信謂不疑

也。凡心有所不安者，則不為。是信也。皆待死者之道

也。郊特牲曰：用犢，貴誠也。是祭天與天子適諸侯，膳

皆用犢，犢無知者也。天之德誠，故用之。尊天子比於

天故亦用之。僅此類已。及於老氏之徒。謂先王之道為偽。而子思作中庸言誠者始盛焉。然其意謂誠者天地之德也。鬼神之德也。性之德也。聖人之德也。天地鬼神皆無思慮。勉強之心者也。故以誠為其德。雖匹夫匹婦之愚不肖。其所得於性者。皆不思而知。不勉而能。故曰性之德也。性者人之所得于天。故曰誠者天之道也。聖人之於道。皆不思而得。不勉而中。故以至誠稱之。之者。謂學先王之道。久與之化。習慣如天性則其皆不思而得。不勉而中。是出於

外性在我習貫。而為一故曰合外內之道也。其要在是。成德則能誠是中庸言誠之。大學誠意亦爾。謂物格則知至而自然意誠也。其用功全在格物。而知至以下皆其效已。文言所謂修辭立其誠。亦謂學禮樂以成德已。宋儒昧乎古言。加以好尚之偏。故其解二書皆失文義。或以誠為實理。為實心。為真實無妄。種種之解。益精益求精。皆不得於辭之失也。如仁齋先生以誠意與誠身爭其優劣。殊不知身者我也。凡身心相對。出于佛書。如吾聖人之教。凡言身者。皆對道藝言之。道藝雖

在外習之熟則成德於我是謂誠身德成則知自至
知至則其好仁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其用功全在習
道藝而熟之大學中庸豈有異義哉如誠於中形於
外學者難其解者緣孟子性善所錮已中庸所謂生
知安行者何唯聖人哉匹夫匹婦皆有所生知安行
如饑而食渴而飲皆不思而得不勉而能亦生知安
行也故習惡成性者惡亦誠矣是誠本非先王所以
為教者子思子夏關老氏故台發此義豈必執以為
美德哉又如仁齋先生以
知朱子意謂無虛妄也其
當溫而反寒夏當

熱而反冷夏霜冬雷

逆行日月失度之

類豈可為虛妄乎東坡所

無所不至惟天不容

偽謂其不容人而已非謂天不偽也嗚呼天豈可以
偽不偽言乎是其於今言猶未知之況於古言乎

恭敬莊慎獨六則

恭者德之名也謂不自高也倨之反也宋儒乃有恭
主容敬主心之說者非矣凡見於貌者本於心未有
心無恭敬而能貌恭敬者矣故恭敬皆在心皆見於
貌恭敬之分恭主已敬必有所敬為異耳故敬曰敬
之恭不曰恭之堯之允恭舜之恭已皆謂不自高不

自聖不敢輕視人也。如堯知鮪之方命圮族，四岳曰：試可乃已。則用之。欲作禮樂，則登庸舜，是恭也。如舜之好問好察，邇言是恭也。如孔子稱子產曰：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恭敬之分可以見已。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亦以不輕視其君為恭。以敬其事為荀。孟子交際何心也。曰恭也。曰卻之為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不為不恭，故弗卻也。亦不輕視人也。孟子稱柳下惠不恭也，惠謂天下無有道之君，故曰焉往而不三黜。其

跡羸與螟蛉，故曰

爾焉能浼我哉。是

之不恭恭字

之義可以見已。

敬者謂有所尊而不敢忽也。如敬鬼神敬君敬上敬父母敬兄敬賓客皆以有所敬言之。仁齋先生駁宋儒持敬字矣。且觀六經其言敬者居多矣。如祇肅齊莊寅恭欽畏其言雖殊皆敬也。究其所以然之故，蓋先王之道以敬天為本，奉天道以行之。人之奉先王之道將以供天職也。人唯以天為本，以父母為本，先王之道祭祖考配諸天，是合天與父母而一之。是謂一本。君者先王之嗣也，代天者也。故敬

之民者天之所以命我使治之者也。故敬之身者親之枝也。故敬之是先王之道。所以敬天為本。故也。先王之道。敬天為本。故君子之心。毋不敬。故經傳言恭敬。亦有不。言所敬者焉。如居處恭。居敬而行簡。脩己以敬。是也。居云居處云者。如居仁之居。亦謂居身於敬也。宋儒之學。其見六經言敬居多。而不得其說。則歸諸心。持敬之說。所以生也。蓋主理貴知者。不信鬼神。敬天以為天理。鬼神陰陽之靈也。理在我。其理。矣。是其心既傲然不恭矣。以此而求敬。

心不使出入命之曰

心亦心也。以心持

心。兩者交戰。弗已。

者猶且所不為也。

故徒欲持敬者。有能成者矣。朱子晚悟其非。乃曰

有所畏而然。然未悟其主理貴知之非。則雖悟猶不

悟。豈不哀哉。仁齋先生。邁之資。抱特見之智。然

其不知古文辭也。是以不能讀六經。則不知敬天敬

鬼神先王之道。以此為本。故能知朱子持敬之非。而

不自知其猶未離宋儒之域也。猶且傲然自高。獨任

其臆。而岐先王孔子之道。而二之。是其論敬而曰徒

謂敬民事者。所以有所不通也。豈不惜乎。學者察諸

按經傳所言。有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曰齊明盛服。非禮不動者。此主宗廟朝廷之上。行大禮言之。至於居不容申。申夭夭。則有不必然者焉。宋儒不知一張一弛之道。專務矜持。至於有不近於人情者焉。亦不知敬之本於敬天。而徒持其敬。故耳。夫先王之道。敬天為才。詩書禮樂。莫不皆然。故學者苟識是意。則學習之久。自有不期然而然者。何必持為若或以念念敬天言之。則亦與持敬何擇也。慎獨者。謂務於心。王之道在外。其禮與義皆多以施於人。視以為道藝而不

務成德於己者矣。

見於傳者

唯大學中庸禮器有

心慎者畱心之

謂也。言道雖在。然當畱心於在我者。而務成我之德。是慎獨之義也。本非敬之謂矣。又非有未發已發之說矣。宋儒之不知學聖人之道。而直欲學聖人也。見夫至誠無息。而急欲學之。遂立未發已發之目。欲其無間斷。故有戒懼慎獨之說。又其專求諸心也。故以獨為人不知而我獨知者。而急欲就一念之微。以施其力。是皆杜撰妄說。先王孔子之道。所無也。其意蓋以動容周旋中禮者為聖人。是豈足以為聖人哉。

段使其果為聖人。然其動容周旋所以中禮者，亦習以成德，則有不期然而然者。已豈容直就心施其工哉。夫先王之教如化工生物，習慣如天性，豈容力哉。宋儒之教如工人作器，夫玉石土木可攻以為器，心豈玉石土木之倫哉。故先王之教唯有禮以制心耳。外此而妄作，豈不杜撰乎。是其未發已發戒懼慎獨之說，自以為動靜不遺精密之至，而終莫有遵其教以造聖人之域者，以知已。

諸書又有恭敬連言，關故也。先王之道以連言故也。蓋堯敬天為本，故不敢

舜之所以不敢

意不可知故也。天

或誘其衷，則鮪

之鮪，堯哉。勿堯之

言，豈必出我下。以孔子之不輕棄天下，亦天意之不可知也。故聖人之恭敬天之至也。

莊專主容以臨下，言之上天照臨，日月星辰森如為人上者法之，是註也。

謙讓遜不伐一則

謙與恭相似，但恭不敢高也，有昇意，謙不敢當也，有退意。如陳子禽曰：子為恭也，則謙也。讓爭之反，推以與人也。辭讓相似，辭者不受耳，遜不爭也，有柔順意。

多以出言言之。其言柔順。不與物忤也。如遜位揖遜。則讓也。不伐者。有功而不伐其功也。皆盛德之事也。君子學禮樂以成其德。則和順積乎中。而其英華發乎外者如此。夫不伐者。禹之德也。讓者。堯舜泰伯之德也。禹之功。顓臾世而不伐大矣哉。堯讓舜。舜讓禹。正德之道於是乎。古帝王之道立焉。太矣哉。秦伯讓而文武不伐。叔一代之大矣哉。是皆非以一己之節也。非聖人不能之乎。自孟子好辯。歸重於舜禹之受而堯心哉。勇武強毅五

勇亦聖人之大節

之事無所懼也。蓋聖

人之德舉其大者。仁也。夫而又舉勇以參之者。以君子不可無武備也。故於經在商書。贊湯之德。始有勇智之稱。可以見已。周官有大司馬。六卿有事而出。皆為將軍。藏兵於農。文射禮樂。男子生懸弧。三代君子皆帶劍。詩曰。文武吉甫。孔子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豈不然乎。然君子者。為將者也。其勇豈武夫兵卒之比哉。是其所以養勇成其德者。必於仁。必於禮義。故孔子曰。仁者必有勇。子路問上勇。則答以上義。又曰。勇而無禮。則亂。晉選

將卻穀以敦詩書見選傳曰勇敢強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外無敵內順治此之謂盛德古之道為爾及於子思作中庸以知仁勇為三達德專用之於學問之道是或一道也戰國而後文武殊其術秦漢而後文武殊其官唐宋而後又殊其政故今學者習以為常謂武非逢掖之事而古意隱矣遂執子思之言而謂儒者之勇專用之於學問者是執一而廢百也

百察諸

武以戡亂言之

言勇而不言武

強勇相似強弱之

強弱意廣而勇怯義

窄故子路問強者勇也大
君子以自強不息強者勉強也上聲是陸氏以為平聲者蓋古來以乾為聖人之德而其意謂聖人無所勉強故也嗚呼聖人亦人耳豈無所勉強哉亦不知聖人已且自強平聲不成言也

剛柔之反與強勇殊義辟如木與金木柔而金剛至於水則至柔而物莫能與之爭是強也非剛也剛強之分可以見已朱子曰勇者剛之發剛者勇之體孔子既以剛勇為六言之二其為二德者審矣可謂妄

已蓋其為人果敢烈烈不可干之是剛也如子房之
勇豈然乎是可以知剛勇之辨也如易剛柔以語卦
爻之德而易之道尚玩其象玩象以求之所包甚廣
故其所謂剛柔不與它書同宋儒混而一之故有是
失已學者察諸

毅亦剛之類以其力有所堪言之

清廉不欲一則

清者謂不為惡戶汚也如伯夷陳文子可以見已不
欲者寡欲也謂不汚財利亦者廉隅之義故謂取
舍分辦截然也後

財利為廉後世之廉

即古之不欲也學

節儉二則

節者禮義之節

禮義皆有所限而不可踰越者是

之謂節節之云者守其限而不敢踰越也大節者乃
謂禮義之大限也皆道之目也自有聖達節次守節
之言而後世遂有節節婦之稱以命其人之德已

儉者節用也如溫良恭儉讓宋儒誤以為聖人之威
儀遂謂儉不止節用者非矣蓋儉者仁人之道也王
者之大德也堯舜茅茨不剪土階三尺禹惡衣服非
飲食卑宮室豈不然乎孟子所謂仁民而愛物蓋古

異宮。所以全其私也。論語曰：父為子隱，子為父隱，孟
 子曰：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八議有議親
 皆私也。是公私各有其所。雖君子豈無私哉。祇治天
 下國家貴公者。為人上之道也。故孔子曰：奉三無私
 以勞天下。言聖人之法天道也。及於宋儒以天理之
 公人欲之私立說。則求之太深。幾乎無恩焉。仁齋先
 生譏之者是矣。然遂至欲併論語公字刪之。則亦懲
 羹吹整之類已。宋諸
 正者邪之反。循先王之道。謂邪如邪謀邪說。
 謂正不循先王之道。是諸規矩準繩。所以為

正之器也。循規則
 則方者正。循準繩則
 平直者正。先王之道。規矩準繩也。故循先王之道而
 後為正。曾子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以大夫之簣
 非禮也。經解曰：禮之於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
 墨之於曲直也。規矩之於方圓也。詩曰：其儀不忒。正
 是四國。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
 從。皆以禮言之。後世理學興焉。舍先王之禮而以理
 言之。以理言之者。取其臆已。取其臆為正。是人自為
 正。可謂妄矣。易有中正。其義不與它書同。宋儒蓋混
 之。是其所以失也。又如大學正心。亦謂心一於禮為

正其書本說養老禮之義方其行禮時先有忿懣恐懼好樂憂患之事則心不得一於禮故曰心不得其正養老飲食之禮故曰食而不知其味宋儒不知以禮解之誤矣仲虺之誥曰以禮制心古之道為爾仁齋先生遂以大學正心為佛老之歸皆不知古言故也

直者曲之反其於德謂伸己之義不曲從人也直道者謂不枉其道如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者謂無所低昂於道也仁齋先生喜言直字乃以不偽為直倭人之陋也蓋先生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

中矣是葉公以訐直豈無隱之義哉舉直措枉是以直之道為喻材木以直為良木為不良故直以喻善人枉以喻不善人不爾臯陶伊尹之德豈史魚之倫哉孟子枉尺直尋本語出處之義耳仁人君子道大德宏者其所行乃有似枉似污者如孔子獵較見陽貨欲適佛盼公山不狃皆然後儒狹中小量固執孟子之言推諸一切非矣大氏直雖美德亦一德也如伯玉卷而懷之其不必直者可知矣故君子惡舉一而廢百中庸和衷八則

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也。或以為道之名，或以為德之名，或以為性之名。如舜用其中於民，湯建中於民，是道之名也。其解見君牙曰：「民心罔中，惟爾之中。」蓋天下之理以無過不及為其至，故人無賢知，無愚不肖，惟中是求。自生民以來為然，然人殊其性，所見以性殊，人殊其居，所見以居殊，而中不定焉。天下之所以亂也，於是先王建中以為極，使天下之民皆由此以行焉。故極或訓中，是口之為聖人之所獨知，而非眾人所能知也。凡上之所為樂德，爾制度是為中者，非以已皆中也是皆極也。

所見故建夫不

過不及精微之極以強天

下之民使從我戶。非建斯極，使學者由是以求，夫不偏不倚，無過不及，精微之理也。唯其以安天下為心，故建斯中以為極，使天下之人皆由此以行。然後天下可得而統一，不亂耳。故先王之所建，莫非不甚高而人皆可勉強行之者焉。賢知者俯而就之，愚不肖者企而及之，是所謂中也。辟如建都，建諸東則西諸侯弗之便，建諸西則東諸侯弗之便，唯建諸中土而後天下諸侯道路均矣。道路雖均矣，豈能一一均哉？雖不一均矣，然亦不甚相遠而人皆可

勦強以至焉。故先王之道雖不遠人而不可以不勉。強者中之謂也。祇先王之知大仁至而其思之深遠。不唯圖安於今亦必養之成之以俾永安之弗傾也。其所為道乃復有若迂遠而不近乎人情幽眇乎不易識焉者。是聖人之所以為不可窺測也。後世儒者其智也小其思也淺而其操志也銳是以不能務遵先王之道以成德於成治於民。顧求以言語盡之。其如程朱二先先生。佈不倚無過不及以極乎精微之至。仁齋先生唯所。日為中而有所擇乎先王之道者皆坐是。

如曰中庸中和皆曰

中庸者謂不甚高而可

常行者如孝弟忠

孔子時禮樂不興而民鮮

有中庸之德故子思之學以中庸為要。辟諸行遠必自邇登高必自卑所謂高明精微廣大者皆自中庸導之。故子思曰道中庸。有中庸之德苟不學道則不足以為君子。故孔子以民言之。又有小人之中庸及擇中庸之文。戰國時又有其材不及中庸之言。世俗流傳雖非其本義亦可以見古言已如庸字樂德亦有祇庸用之神祇者為祇用之民者為庸。書所謂庸庸祇祇亦然。民功曰庸豈不易之義哉。宋儒昧乎

辭務為精微之解亦以命聖人之道誤矣

中和者禮樂之德也周禮以禮教中以樂教和和者
和順之謂也先王之制禮使賢者俯而就之不肖企
而及之是中也其制樂八音五聲相和以相濟猶五
味之和以養人之德以感召天地之和氣亦率人情
所悅而和順以導之以俾天下之人和順道德以成
其俗是和也周禮又有樂六德孝友祇庸中和是樂
復兼有中和蓋
及之病也如中庸
皆中節謂之和亦
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
所謂中者性之德也

人之稟質本非

正知異 只不肖之有異

皆有相生相長相

心運 皆為之才而隨

其所習能移化之
以前可以後故謂之中焉如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
亦是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者謂方其生之初侗然無
知之時既有是德而以見人之性所以能與先王之
道相應故已非謂其不偏不倚不與聖人殊也謂之
天下之大本者乃謂聖人之建道乃率人有是性而
立之天下萬事莫不本焉已發而皆中節者謂禮樂
之教以養人之德故能使喜怒哀樂之發皆中節而

以見先王之道與人性相和順不悖已故曰和也者
天下之達道也。即率性之謂道意。非謂喜怒哀樂中
節為和也。宋儒昧乎古言。又不知古之道。故其解皆
誤矣。學者察諸。

如周禮六德之和者。德之名也。言人學以成德。有此
六德之別也。如柳下惠之和。亦同。皆謂其與物相和
順而不忤違也。以為司空之材者。司空掌水土百工
之事。百工皆順金革百物之生。以作其器。故非
巽順相入能
如曰允執其中

掌其
也古
中為人君

之道。故亦
意皆不協矣。

中。不爾。堯曰禹謨文

如曰中養不中者。稱美質為中。蓋世俗之言也。
曰時中者。謂以時進退。求合禮義之宜也。與時措之
宜同意。中去聲。非中和中庸之中也。
衷者正也。書曰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又曰天
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言天立君師。以表正其民。民
順其教。則不失恒心也。降者如禮運降於祖廟。降於
山川。降於五祀。內則后降德於眾兆民之降。稱君師
之表。正其民而歸之天者。如天叙天秩之天。奉天道

以行之。古之道為爾。它如天誘其衷。與天奪之魄。相
反。其人忽悟為善。驚以為殆。天意歟。故言天引之正
也。折衷於孔子。亦取正於孔子也。謂以孔子之言為
正也。

善良三則

善者惡之反。泛言之者也。其解見孟子曰。可欲之謂
善。雖非先王之道。凡可以利人救民者。皆謂之善。是
衆人之所欲。故也。先王之道。善之至者也。天下莫尚
焉。故至善者也。又有以人言焉者。
如曰。惟善也。不善則失之。曰舉善。

而教不能皆指善

雖非聖

法定制

可以治國安

和善焉

有對美而言者。美以其有光輝而可觀言之。善以其
當義合宜言之。如盡美盡善是也。皆以樂言之。舊說
謬矣。如先王之道。斯為美。及孟子善信美大聖神。皆
可以觀其字義已。

良者謂無瑕疵也。以其材言之。如良相良醫良材。良
馬。三良器之精良。可以見已。朱子解易直也是見有
易直慈良之字。安為之解已。果使良為易直。則古人
何言易直慈良哉。又如良知良能者。謂人隨其材質

辨名上
各有自然知能也。非指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而言之。孟子既言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以明先王之道。率人性立之。而又言此。以明不啻四端。人各隨其材質所近。自然有所知能耳。皆所以語道之不遠人也。王氏不知之。乃立致良知工夫。專求諸己者。謬矣。

辨名上

